

遇到问题先去社交媒体搜答案——

初中生网络依赖现象调查



当“遇到问题先到社交媒体上搜索”成为一代青少年的本能反应,当班级群、兴趣圈与直播平台深度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正构成这代“数字原住民”成长的基本环境。

这一环境在提供便利与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认知塑造、时间管理、心理健康等多重挑战。面对算法推送、网络戾气与沉迷风险,如何为青少年群体构建更健康的网络生态?当虚拟社交不断挤压现实交流与深度思考,家庭、学校与社会又该如何形成合力?记者对此展开调查采访。

“我儿子每天用手机至少一小时起步。”谈起儿子小李使用社交媒体的状况,北京市朝阳区居民李壮不禁摇头。

“我就是和同学在班级群里聊聊天,再看看公众号。”在朝阳区某中学初三年级就读的小李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3名学生,仅两人没有社交账号。

小李的日常,正是当前初中生数字生活的一个缩影。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初中生普遍使用社交账号。多位受访学生所在班级均建有社交群,这些学生分布于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等地。多数学生常在班级群中交流,也有学生注册了直播平台账号,甚至形成“有问题先上××搜”的习惯。

全班皆有社交账号

“咚咚咚……”10月10日晚7点左右,敲门声响起,李壮知道是儿子放学回来了。开门后,身高已超1.7米的小李推着黑色自行车走进家门,向记者简单打过招呼后,便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

放下书包,小李坐到书桌前,拿起手机解锁,迅速浏览起社交群消息,并不时回复。他告诉记者,去年拥有手机并注册社交账号后,父母未开通支付功能,这使他在班级群中“很没面子”。今年春节期间,群里“红包雨”不断,他却无法参与,一度被同学调侃。

当晚,小李主要在班级群中和同学交流学习内容,而在另一个小群中,他正和几位同学商量周末打篮球的安排。

在小李看来,班级群是同学们沟通的主要平台。9月1日居家学习期间,他们便通过群聊自发组织,一同玩密室逃脱游戏——有人负责筛选商家,有人负责预订支付,还有人协调家长接送,所有环节均在群内完成。

约晚上8点记者离开时,小李放下手机,开始写作业。进入初三后,课业压力增大,他通常需两小时完成学校作业(放学后在学校写了一部分作业)。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王晓也提到,她14岁的儿子小米班上所有同学都有社交账号,并建有班级群,主要用于询问作业,闲聊不多。小米每晚使用社交软件约一个多小时,还加入了一个兴趣社群,常与群友互动、分享资源。

今年5月,记者曾在一次聚会中见过小米,他坐在一个角落的沙发上,一直低头看手机,很少主动与人交谈。

9月6日上午,记者在北京北五环外一足球场见到了西城区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冉浩。他告诉记者,班上多数同学都有社交账号并建有群聊。自己使用社交软件多年,父母还为他开通了支付功能,但他主要用于关注公众号信息,特别是足球赛事和球星动态,他的足球知识多来源于此。

记者采访10多名初中生发现,社交账号与群聊,已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构成了他们维系社交关系、获取信息的重要场域。



漫画/李晓军

社交平台成“第二课堂”

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半数的受访学生并不止于在社交群中聊天,他们还活跃在各类直播平台,形成了更为垂直的兴趣圈子,刷短视频、追星、看剧成为他们的日常。

张冉浩在某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常刷足球视频,也将平台视为“生活百科”,“遇到问题或者需要帮助,就到××上搜”。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杨瑞发现,正在读初三的女儿喜欢追短视频网剧,不仅有了屏幕偶像,还模仿其言行,经常对镜搭配衣服、整理发型,甚至用电话手表和同学讨论剧情,感叹“某某(男主)太帅了”。

来自山东某县城的初三学生丁薇今年14岁,使用社交媒体主要是“刷短视频,看偶像动态”。为防父母检查,她熟练掌握了切换页面、清除后台记录等“反侦查”技巧。

丁薇触网较早,小学即熟练使用手机应用,还为社交账号设置了趣味铃声。她常在朋友圈分享生活,刷微博、看短视频,将大量时间用于关注偶像“物料(在粉丝圈子中,通常指的是与偶像或明星相关的各种信息、内容或产品)”、追星。

她告诉记者,自己“粉”某少年偶像组合多年,常在直播平台刷偶像视频、关注动态,“只要有空,优先看偶像,希望他们永远不‘塌房’(用于形容粉丝对偶像因负面消息曝光而导致美好形象崩塌的失望心理)”。虽未在现实中见过偶像,她仍在社交媒体上与其“分享生活”,视其为“素不相识的朋友”。

“社交平台是我观察世界的放大镜,也是望远镜,让我看到那些可能永远无法亲历的生活。”丁薇说。

沉迷网络认知受扰

然而,伴随社交媒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其带来的认知干扰与心理冲击也在部分初中生中逐渐显现。

丁薇坦言,在频繁刷新偶像动态的过程中,她的情绪常被无形牵动,甚至对现实世界产生一种“破碎感”。“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样?”她频繁使用网络流行语描述内心的困惑。近期,她所关注的偶像因翻唱某歌曲,在微博上被网友群嘲为“人机”——这一源自游戏圈的词汇,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如机器人般缺乏真实情感。随后,攻击蔓延至粉丝群体,侮辱性言论层出不穷,令她既感不解,又无所适从。

更令她困扰的是,某些平台不时推送的“擦边视频”以及带有隐晦暗示的私信内容,不断挑战着她的接受底线。“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环境里,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快被带歪了。”丁薇的话语中透露出迷茫与警觉。

像丁薇这样的学生并非孤例。不少青少年在享受社交媒体便捷与趣味的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暴露于信息混杂、价值观冲突的网络环境中。部分受访初中生表示,在浏览过程中曾被动接触到不良信息,或陷入非理性的网络骂战,这些经历不仅影响情绪,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他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基础。

李壮也察觉到了儿子小李的变化。过去,小李放学后常阅读科普书籍或与伙伴参与户外活动,如今回家第一件事是查看手机,写作业时也常被提示音干扰,阅读和户外活动时间大幅减少。

“这种行为模式转变的背后,是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时间管理与专注力的隐性侵蚀。”李壮说。

多名受访家长向记者反映,孩子完成作业的效率明显下降,深度阅读的习惯难以维持,与现实世界的联结也逐渐减弱。屏幕那端的“即时满足”,正不断冲击着传统学习方式所需的“延迟满足”能力。(文中受访初中生及家长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